

經部

禮記析疑卷十七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大傳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有大事有大功勲也若無功者皆得請則為禮制之常而不當謂之干矣觀下文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可見為非常功伐

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西漢之末絶不聞有緯書自王莽假符命以篡而光武亦以名應赤伏符不能禁絶讖緯馴至東漢之末諸老儒遂據緯書以釋諸經傳康成至謂文王已自稱王孔穎達據合符邪說謂文王立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中庸所謂周公追王乃以王禮改葬耳其不改葬文王本以王禮葬也賊經誣聖為妖孽遂至於此諸經之各有緯書乃莽徵詣公車集廷中

者所記說也劉歆承莽意以著七畧未有不以諸經之緯附入者班固志藝文壹本七畧而無一語及緯書則東漢之初明者已棄置而不道矣而羣儒乃據以釋三禮至莽臣勸進之文稱周公踐阼名公不悅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為周公攝位稱王之徵而據以說尚書名賢魁士亦不能辨程朱出始一以義理斥之而膚學鯫生至今尚有以不用漢儒訓詁為程朱疚者是之謂失其本心

不以卑臨尊也

柴於上帝祈於社然後設奠追王蓋以三王之功德告於皇天后土而後與天下共尊之是以天地臨之而非敢以已之卑臨祖考之尊即至於南郊稱天以誄之義也

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

所言五者本若無與於民事然治親報功存愛賢教之本也舉賢使能立政之源也一物紕繆則教迷而

政亂故民莫得其死

五曰存愛

凡古先聖王及其輔佐有功德於民者皆建置後裔興滅繼絶所以存其遺愛也

綴之以食而弗殊

合食之禮歲時必舉者以五服為限若始為大夫士而祭於大宗之祖廟及女子將嫁而教於宗室則凡同姓者皆然綴之以食而弗殊不獨合食為然故百

世皆可考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祖之義不宜重於禰而曰重者此記所論宗法也設同父兄弟數人各一子惟宗子無後則必以一人之子後宗子而不得顧私親同祖亦然是之謂祖重於禰也儀禮喪服傳多後儒臆説非先聖之舊如經有為人後之文傳遂謂獨後大宗何休因謂小宗無後

當絕設三人同父而適長無子餘各一子任適長之
絕則其次將自承父而為宗子爭抑以己之子繼祖
而為宗子爭自承父則父本有適以己之子繼祖則
上無所承而使兄弟及兄弟之子宗之義不安情不
順也必以己之子繼兄承祖以為父之小宗俟其子
姓蕃衍或兄弟之子姓蕃衍然後使繼己而為己之
小宗此天理人情之極也獨子且不可自私而任父
宗之絕況多子爭等而上之至於高曾之小宗則所

繫愈重皆各自私而任其宗之絶先王制禮不若是之外戾也記言宗法甚詳而無及於後小宗者葢大宗無後惟義不可以茍止而小宗無後則情亦不能自安故以為不必言而畧之也適子不得後大宗以族人可繼者多故各留其適以後小宗若父祖之小宗無後而已無支子雖適子亦安得不使為後乎經曰為人後者正以該大宗一小宗四果小宗無後當絶則第曰後大宗者而不宜曰為人後矣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生則諸父兄弟皆臣不得言本親之尊卑長幼沒則有服無服者皆斬不得言天屬之遠近以君所居天位族人所居臣位也

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先王制禮小功則不責以同財非導以薄量其力之不能周也六世則不使相為服非絶其恩度其恤之不能屬也且使財之當同者知其力之不可私服之

未絶者知其情之不可飾焉

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

古者王公有田以處其子孫即卿大夫之後亦聚族而居如殷民七族懐姓九宗自當立社有社則有稷重社稷以無田禄則無以饗宗廟也愛百姓不獨卿大夫有采地者各私其地子其民也即士之食田禄者亦懼土荒民散而求其生養之遂矣舊説以百姓為百官於下文愛百姓則刑罰中不可通

百志成故禮俗刑
財用不足則百志不成教以禮而民不能從坐視其
俗之敗而君不能正矣

禮記析疑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析疑卷十八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少儀

篇中所載事父兄師長之儀皆童子時所當服行也其中事君承公卿接賓客交朋友祭祀朝聘會同軍旅燕食獻遺皆成人所有事而儀度辭令必講習於童子時故統之曰少儀注疏詁少為小似未安

不得階主

將命者主通賓客不得主進見之人未由自通也鄭氏說得之

適者曰某固願見

惟聞名宜稱將命者葢欲將命者以名聞於主人也曰願見於將命者曰朝夕於將命者則辭不當物矣葢以敵者而請見無論同國異國因緣會合必有其由主人已知其名故第曰某固願見也亟見則交親

第曰其願朝見其願夕見無庸更謚一辭矣

適有喪者曰比

比附也願自附於執事之人也　與左傳莫與比而

事吾君同義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周官三公六卿之喪宰夫與職喪率官有司而治之

凡有爵者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而惟曰

聽役於司徒何也宰夫職喪掌其禮度及禁令而已

州長則凡州之大喪身莅其事黨正則敎其禮事掌其戒令遂匠納車鄉遂之民共正柩下棺復土凡喪之役事涖而共之者皆司徒之屬也

受立授立不坐

受立而跪則近於諂而形授者之倨授立而跪則重勞受者之以跪答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

將入門主人先客故始入卽詔以讓客使先也

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

皆同等則年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若有異爵者及族姻行輩之長者在則年長者亦不敢以長自居而用此禮也

不疑在躬

此節皆以接人之禮言凡性之直者及久相狎者多疑人有身過以為戲謔既失忠敬之道尤人情所忌故戒之若朋友有過而知之審則當忠告亦不宜為

疑辭

不度民械

度謂試其與已稱否恐以欲得相疑也

不訾重器

訾與齊語訾其相質之訾同葢擬議其所值也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不價義與此類

揜席不以鬣

用袂拘也

不貳問

專問一事不可更端或卜不吉而更以筮問也

手無容

不以手修容也如循面拂鬚之類燕居則可對尊長

則為不敬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

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此與曲禮車將駕節可互證坐統初升及既步而

言初升取貳綏跪乘既驅五步而立則又跪而執轡也曲禮取貳綏即此記所謂良綏散綏也綏之本應結於車上獻車者說綏而執之故知常時結於車上故僕者自取散綏以升而置良綏於背更從背繚而出於前故曰申之面也負綏而必申之面者僕常鄉車前也必負綏而繚於前者君登則側身左轉而授綏為便也

師役曰罷

師不得已而後用役不得已而後興君民上下無不

顧其罷休故在師中者用以為禮辭

不旁狎

君子不身為狎即人有相狎者亦不可近其旁也

有亡而無疾

亡者以禮去國所謂有故而去非逃也

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僕者御得其道則車馬匪匪翼翼君子在車聞鸞和之聲則其容肅肅雍雍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大夫之子皆入成均大樂正小樂正教之故以正於樂人為言士之子非秀者不得入鄉學故以耕與負薪為言若國君之子雖六藝在所必學而不應以僕御為言古者臣子之侍君父並曰御射義小大莫處

御於君所內則父歿母存冢子御食是也祭祀之終有嗣舉奠之禮故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將冠則能問寢視膳侍御於君孺子則不能故幼則曰能御未能御也曲禮以言大夫之子則義當為射御之御蓋國子學六藝御其最下者國君之子禮辭不當與

大夫之子同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

祭禮主婦獻尸受尸酢及獻祝侑佐食致爵於主人

受主人致爵自不得用肅拜所謂吉事乃平常嘉禮

慶事與族姻為禮止於肅拜而有君賜亦然玉藻有

慶非君賜不賀蓋此類也

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

或下有爛文或此句亦衍也

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

襲因也重也反櫝蓋以承櫝底是因而重之也

小飯而亟之

亟之非速咽恐有問也盖雖後君子而已常恐君子
早已則已當隨之故不敢任意需緩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

舊說犯軷時飲僕非也周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
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遂驅之則犯軷時僕
無受飲之事明矣下云及祭酌僕則正祭之後始酌
僕明矣祭之末有畀煇胞翟閽況君之御僕乎其酌
以獻僕宜使膳宰或禮官之屬與大射禮司馬正獻

獲者司射獻釋獲者司馬師獻隸僕與巾車獲者之禮同曰其在車則有受飲而不在車者蓋王朝大馭為中大夫爵列疇六官之貳親且貴王入郊宫祖廟宜從王以入祭畢然後先出升車以待王之出則宜與諸公卿同受爵於壇廟若王時巡蒐狩省耕省斂偶有燕飲及稍事而賜僕以飲則宜在車耳諸侯之僕亦然惟尸之僕宜常在車故總見其受飲之儀

飲酒者機者醮者有折俎不坐

燕禮大射禮必徹俎然後脫屨升堂坐此飲酒之正禮也醮與醮宜用脯醢有折俎時少冠醮有乾肉折俎但酌而無酬酢曰醮則親賓偶聚而有稍事皆宜用醮不獨冠禮為然故記者因舉正禮而并著之䟽謂飲酒者即謂醮冠則三字為贅設矣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

上言有折俎不坐此明取祭反之之後乃得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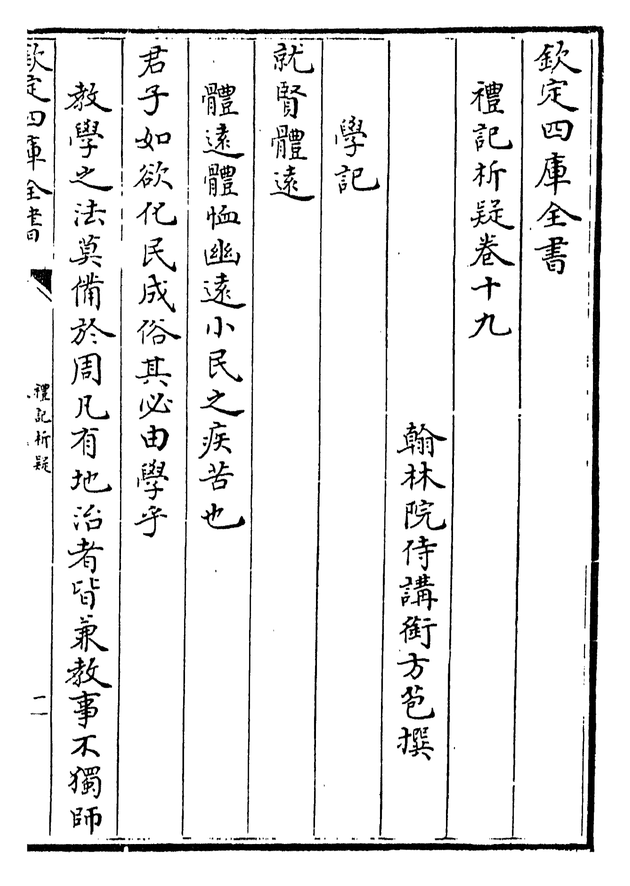
道瞽亦然

道瞽亦然為句言道瞽者亦當以在者告也

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主人歡心未盡而以火繼之所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也故此時衆賓傳飲不讓不辭并不得相和而歌惟務盡主人之歡成禮以退也金華應氏謂執燭之人不暇為此非也凡燕食之禮執事之有司并無相讓相辭及歌詩之禮安得執燭者獨有此戒禁

禮記析疑卷十八



禮記析疑卷十九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學記

就賢體遠

體遠體恤幽遠小民之疾苦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教學之法莫備於周凡有地治者皆兼教事不獨師

儒也雖農工商賈少時皆受小學於里塾不獨秀民也是以無人不明於倫理而仁讓之心易生無事不為之制防而邪惡之塗自閉故化民成俗其本由於聖人之德化而謂專由於學者文武周公之德化至昭穆而不能承矣而賴其禮教以相維持者且數百年東漢及前明之衰政亂於上而義明於下以其開國之初君臣上下皆知教學為治本而積為禮俗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陳氏集説謂術宜為州不若注易為遂之當也蓋舉州黨而遺鄉學則事無統紀且未知野法之異同於鄉舉細於野舉大則知互舉以見義而凡家稍縣都之采地及散在鄉遂稍縣畺之公邑茍地邑民居相等則建學立師考校賓興吏無異法矣周官司徒考徳興賢詳於六鄉勸耕課織詳於六遂正此義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臨川吳氏謂七年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通數為九年非也小學九年始教之數日七年尚未學書豈可責以離經辨志蓋謂入大學也經書多十五以前所誦習故一年內技其成熟與否既成熟則離經而辨其志所趨向耳以入大學為始九年而大成乃中人所難況可責之成童以後乎　不曰每年而曰比者兼明學者各以年時

比次而入也　十五入大學又期年則志必有所嚮而不能自掩矣爲之師者非徒辨之而已也使志在利祿則必告以名義之重志在藝術則宜示以小道之輕必至九年出學始各以其所就進退棄取之自一年以至七年四曰視者爲師者以是布爲敎即以是程其學也九年則不復言視者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非敎者所能程惟學者之自致焉耳周官之法自族師至州長按時月以書其德行道藝而後鄉

大夫賓興馬大學之法自一年至九年積日累月以驗察之然後升於司馬以辨其材蓋自一命以上所代者天工苟非其人則天職以曠所治者民事苟非其人則民病以滋故教之不可以不詳取之不可以不慎也自唐宋以後教士以課試之文章而决以有司俄頃之心目即所取不失亦無以知其人賢能而使之亮天工治民事可乎

蛾子時術之

術宜即銜字之誤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服以皮弁示王公所以持國保民者惟道故敬修焉

而非徒佔畢之業即學者他日以道事君之根源也

祭以芹藻示先聖先師所以維世立教者惟道故敬

承焉而不以鼎烹為隆即學者終世以道檢身之準

則也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語默動静時時有以觀示之而不語以所以然之故俾學者存其心以體道也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古者四十而後仕出學之後從容蓄德者近二十年不宜有未學而仕者而曰官先事何也葢國子弟及公卿之子有世邑者或將冠既冠而嗣封守則有人民社稷之事宫正宫伯所掌宿衛之士庶子則有陛桓周廬之事司士所作升於司馬之士諸子所作羣

子及國子之倅會同賓客則有從王之事軍旅則有守宮廟及邊境之事其人雖未為命士而已各有官守平居無事時或仍來學於太學虎門庠序則就師講問必以其職事為先也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藏入學時也入學之時則修其正業退息之時則遊於藝

多其訊言及于數

不能罕譬而喻故多其訊不能約而達故言及于數

理明則言約而達若循誦習傳而胷中實無所主

以此待問則有反覆數言游移枝蔓而指意終不可

明者故曰言及于數也

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若誠心望學者之進則進之必顧其安不顧其安即

不由其誠即材之所以不盡也

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

惟教者不顧其安而求之也佛故學者匿其不知之實而冒為知匿其不能之實而冒為能所謂隱其學也

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

舊說二句義無别當其可者十歲學書計十二學樂誦詩年力可任則及時而授也不陵節者春誦夏絃秋禮冬書前業未終不更授以他務也若雜然並授是陵其節而必至兩無所成矣故曰雜施而不孫則

壞亂而不修

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

燕安也安於朋比之人則必至於逆其師安於邪僻之事則必至於廢其學

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

於力行則道以前路而不牽以迫促之於立志則强以進取而不抑以畏阻之於致知則開其端緒而不達以使自得之

道而弗牽則和

牽謂曳之使前也導以前路而不牽則知教者望其行而操之不蹙其愠心化而為和矣

強而弗抑則易

學者之所知所能不可強而志則不可不強愷以強教之是也學者之所行所言可抑而志則不可抑強之猶恐其不能進取而或抑之則重以為難而自沮喪矣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管絃律度成數可循而善歌者則必有心通神遇之妙使聞者入耳而動心然後有繼其音者術業記問教法有定而善教者則必有深造自得之處使學者傾心而鄉道然後有繼其志者故晝乎師道者惟孔孟次則程朱是以其教至今不廢而志可繼也

微而臧

微者微辭相感動無用正言極論也臧者即人之心

聞者皆知其善也

能為長然後能為君

凡為長者於所屬之吏必知其職業之難易并知其才質之美惡然後能使喻己之志如臂指之使而事不曠於所治之民必知其生理之難易并知其習俗之美惡然後能使喻上之教如風草之偃而化可成至於君不過所屬所治者愈多而所喻愈博其道實無二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

木之有節處似目最堅而難攻相說以解即以攻木言與莊子所謂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甘字義畧同蓋攻而不入如相苦者及順理而解如相說也　待其從容仍以鐘聲言不應攻木雜出正義且後其節目語意亦未終相說以解下承以不善問者反此則非謂相證而曉解明矣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從容悠裕也必悠裕聲乃得盡尚書從容以和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執一物以求其理未必能盡是物之理也比方衆物則彼此互證而理無不盡矣下四者皆外若無涉而中實相資之喻窮理者知此然後能參互衆理以盡

其變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上節求之於萬殊以觀其會通此節探之於一本以成其變化也

禮記析疑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析疑卷二十至二十三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潘大伸

禮記析疑卷二十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樂記

先儒以為公孫尼子所論譔然於荀子論樂篇所取過半頗有刪易且不循其節次而分列以他從則為漢初所采集審矣自史記以前文有篇法者惟三傳國語國策其他諸子陳義指事意至言從多不可求

以篇法況捃摭衆說乎離為十一篇而以意名之是以義不安名不當也劉向別録具其名不識作記時故有名或向為之名也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凡人出言或通情款或道事故其辭意未有不首尾相應者辭意相應則其聲之或高或下或疾或徐自然而變者可次以宮商而為之節族即詩歌曲調之

所由成故曰變成方謂之音也然後以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比附詩歌之音以為樂章而兼配以文武之舞乃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

當作音者樂之所由生也與上下文意義始貫

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非人生而静之初矣故曰非性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心之感而形於聲人所同也而所感之善惡則異感之以正則善心生所謂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也感之者不正則樂心喜心愛心專趨於流蕩淫汚哀心怒心亦發於邪辟暴亂故所以感之者不可以不慎也凡人之情怒起於惡欲生於愛惟敬心則有補於天性有益於人事而於樂聲則難爲感故聖人爲雅頌之音以導之所以感其敬心也敬心作則懼心生而五心之感咸得其正矣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治民之道有禮樂政刑然後能載之而出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篇首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言心感於物而聲以之生也就一人一事而分言之也此節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言政感人心而音以之變也合一世一國而統

言之也政和則人心安樂而音隨之政乖則人心怨怒哀思而音亦隨之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非政乖之極不至於亡國故直言民困不復言政乖也　怨以怒猶冀君之一寤政之一改也哀則絶望於是矣故惟追思治世之民沐浴於先王之徳教者葢困極而不可奈何曹檜之風是也

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必君臣民事物皆失其道然後五音迭相陵故可決

其滅亡無日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倫者宮商角徵羽清濁大小之倫也理者君臣民事

物得失盛衰之理也生於人心者無定而列於倫理者有常故必取其聲之和者以播之樂器然後合於倫理而為雅樂也惟有倫理故審之可以知政得之可以兼禮君子所用以成德莫要於此　或曰親踈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者通倫理者也

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

人當安樂之時而無以和之則荒縱慢易之情生以

樂和之周子所謂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也

四達而不悖

謂四者之理交相通達而無悖於人情也止就禮樂政刑言尚未及民不違悖觀下文則王道備矣可見

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自朝廷邦國以及閨門鄉黨皆用雅樂所謂樂文同也故正聲感人而順氣應焉若雜以姦聲淫樂則導欲增悲而失其和矣

樂由中出故靜

琴瑟簫笛茍得其傳即能使聽者心靜況雅頌德音乎觀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則知大音希聲之靜矣由其出於心之和平淡泊故也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宇宙之達禮也然必能敬四海之内然後儀則可以使民觀感政教足以達其

分願不如是則禮不行　以敬四海之內者明於天敘天秩乃天子與下民所共稟承必克綏厥猷俾四海之內咸得其恒性而後無負於君師之責也

和故百物不失

樂者天地之和言氣化也故曰百物皆化大樂與天地同和言人事也故曰百物不失言不失其性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人之所以不能合敬同愛者以教化不行而陰陽氣駁所生多乖戾之人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本一貫故禮樂之用能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聖人以節與和者著為教化而氣感陰陽所以陶治而成之者無不粹美此四海之内所以合敬同愛也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和與節愛與敬禮樂之情也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禮樂之文也惟情相沿故文不必相襲也　禮樂之情

同非謂禮與樂之情同也五帝不相沿禮三王不相沿樂而節以合敬和以合愛之情同故明王以此相沿

過作則暴

不咸不容感以生疾所謂過作則暴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論即雅頌之樂章也無患者辭義純粹而無疵也倫謂律呂之條理也無患者宮羽克諧而不相奪也此

作樂之實理故曰樂之情

其治辯者其禮具

如夏殷以前喪服則上下各以其親婚姻則族盡不復相避至周公辯之而後具是禮也

禮粗則偏矣

禮之常如曲禮少儀所以事父兄君長之禮無徵不達使稍有疏畧則於其本然之體當然之則不能合矣禮之變如曾子所問並遭君與父母之喪或在君

所或歸於家或私事畢而後之公或公事畢而後治私其間先後緩急之節毫釐不失然後動而處其中凡禮之參差交會處皆然觀此則知稍粗必偏矣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别宜居鬼而從地

敦和則人心國政皆得其平而率神其大者也别宜則兆民百物皆得其所而居鬼其大者也神者天地之氣化樂達天地之和則氣化之行順而不愆如有以率之也居鬼者廟社壇兆各有其方也

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官者得其職也大人舉禮樂以明天地之序達天地之和則四時順序三辰不忒而天得其職矣河嶽奠安品物暢遂而地得其職矣

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天地萬物動靜有常而小大之事法之其作動也其止靜也禮樂之限節政事之張弛以至於日用飲食一動一靜莫不有自然之理皆所以象天地萬物動

靜之有常也殊謂動靜異宜非謂小與大殊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

史記引古樂書語聖人知天識地之别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有者天地之形也未有者天地之神所謂太始也著者因六律五聲而發著神之存情之效也居成物者因已成之物而措置之也君臣父子物之已成者也而制禮以明其分誼聯其恩愛所以居之也

尊者置之上卑者置之下所謂居成物也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天地之間一動一靜往來而不窮者陰陽鬼神而已而禮樂能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故聖人所以贊化育者必曰禮樂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

二句辭意以倒轉而相承蓋黄帝之咸池德已備矣

至堯又大而章之也

教不時則傷世

古聖人之於民也自能食能言以至入小學大學莭其聰明志力之所及則教之如不逮焉恐後其時而不能補則性命之理虧也一人之教失其時則其人不成而有傷矣失教者多則世爲之傷矣古者田事既畢入學四十五日農工商賈之子弟無不與焉盖惟恐失其時也後世小學不行雖或長而聞道其容

貌辭氣之安肌膚筋骸之固則有不能強者教與學之不時其弊如此況蕩然無所謂教與學哉

壹獻之禮賓主百拜

賓介主人獻酢相酬之拜有數而合衆賓衆兄弟子姓之旅酬則畧計必百拜矣獻酬交錯以次而徧故終日飲酒而不得醉也

禮者所以綴淫也

淫過也舞者有行綴則不可妄動猶禮節之不可過

也

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哀之分以禮終則適至其分而可以節樂之分以禮

終則少過其分而即為流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

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

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

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有血氣心知之性故易感無喜怒哀樂之常故感之者不同則其心亦異正聲雅樂善物也姦聲淫樂惡物也以善物感之則應而動者其心術必形於善以惡物感之則應而動者其心術必形於惡起物興起於物也志微噍殺之類所以感也思憂之類心術之所形也劉氏謂此申言篇首音之生本在人心之感

於物也一條之義又謂樂作而有志微噍殺之音則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皆非也篇首言音之生由人心之感於物此六節言樂之作又能感人心而使之各以類應也故下文言先王之有樂教取其和聲以厚民德又言禮慝樂淫則滅和平之德意義蓋相承

心感物而動各有所之猶路之條分也　疏以前數事屬君心國政後數字屬樂音觀嘽諧慢易一條則知其不可通若君心國政而慢易則萬事隳壞民

窮於無告矣尚得康樂乎惟樂音則慢可謂遲緩易

可謂顯亮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慴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音之感人如此故先王作樂必本之情性以建中和之極然後稽之度數而寓禮義於其中以合造化之和氣著生民之常德然後其聲為正聲樂為和樂以之教人可檢束其德性也所以然者樂之小大終始皆象人之行事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此故聽之者心術形於正而不及於邪先王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於樂可以觀其深矣　制之禮義謂聲音中倫次如宮商角徵羽象君臣民事物以

次降殺而不可相陵之類　陽而不散四句皆言聲律之節奏分際非以天地人心言也其音之作發也如陽之動而既往而仍留未嘗散也其音之暫止也如陰之靜而應節則復作不終宻也音之宏厲者其氣剛而不至過暴也音之幼妙者其氣柔而不至中竭也交於中者律之諧乎聲者也作於外者聲之達於器者也作樂之始以度數禮義劑其陰陽剛柔之分而無不調所謂四暢交於中也是内之安其位而

不相奪也由是聲之發也無少乖戾焉是外之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廣其節奏如自一成而九成也歌咏其聲則有文舞動其容則有采

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

音之遲重以赴節也若煩手趨數必慢易而犯其節矣音之平中以貴本也若狄成滌濫則流湎而忘其本矣　哀而不莊以下皆以樂言不兼禮故以其聲胃之如孔子贊易稱著龜而所言皆著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鄭衛之風姦聲也聞之者不覺好濫趨數所謂逆氣應之也一國若狂則逆氣成象而淫樂必興矣二南之風正聲也聞之者皆思秉禮度義所謂順氣應之也上下清明則順氣成象而和樂必興矣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

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此承上文言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君子欲興和樂以導民必先使一身之内有順氣而無逆氣然後能辨正聲興和樂以移風易俗下節所陳是也陳氏集說此學者修身之法與上下文意義不貫　荀卿曰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故必比類乃可以成其

行

周還象風雨

方氏曰周旋者樂之節似與終始象四時無别蓋人聲絲竹之相比歌聲舞節之相會如風雨相依以為作止也

五色成文而不亂

干戚羽毛旌題服物雜用五色各成文理

百度得數而有常

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度皆有數以紀之　或曰度十二律之尺度也數黄鐘八十一分宫聲八十一之

類是也凡樂器皆準十二律尺度故曰百度凡樂器

之度皆以十二律五聲之數紀之故曰得數而有常

故樂行而倫清

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樂行而倫

清

德者性之端也

五常之德性之發見者也性渾然中涵有五德而其

端倪始可見故曰性之端

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謂德本於心可也謂性本於心可乎且既曰本於心則德與性為二而不可云三王氏之說非也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

情深文明作樂之事氣盛化神用樂之效氣盛如莊子所稱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是也化神如周官大司樂所稱致天神地示人鬼五土之物及此記所陳天地訢合煦嫗覆育萬物樂在宗

廟族黨鄉里閨門聽者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也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情之深氣之盛和順積中也文之明化之神英華發外也非情深文不能明非氣盛化不能神故惟樂不可以為偽

聲者樂之象也

姦聲正聲感人氣皆應以成象故曰聲者樂之象君

予所樂其順而成象者也　或曰清明象天廣大象地故聲可以言象

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

一成有一成之始再始所以著前奏之既往而不相混也一成有一成之亂復亂所以示每奏之有歸而謹其終也舊說專以舞言似未安

奮疾而不拔

樂重在聲故論樂多主聲奮疾而不拔於聲亦然舊

說專屬舞亦未安

備舉其道不私其欲

備舉其道廣樂以成其教也不私其欲間者皆得以蕩滌邪穢也即下文君子好善小人聽過之事

是故情見而義立

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所謂情見而義立也感於樂則人之情見事之義立和敬和親情

見也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義由是而立矣

小人以聽過

樂在宗廟之中聽者莫不歡於和敬則惰慢者亦自覺其不類矣族長鄉里之中聽者莫不歡於和順則悖慠為患者必自覺其取憎矣閨門之內聽者莫不歡於和親則乖戾勃谿者亦自覺其不情矣雖閒居習於作非而對衆不能無作即過此以往未必能改而當其時必有動於心馴習既久則自易其惡者必

多矣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疑是明堂位錯簡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

情情實也揖讓征誅與夫功德淺深之情實不可變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窮本究其聲之感物而動者知變知律吕宫商之變也

著誠去偽禮之經也

喪禮有輕重久暫豈惟責其誠於重者久者亦以去其偽於輕者暫者也賓禮有隆殺疎數豈惟效其誠於隆者數者亦以去其偽於殺者疎者也故老莊偽禮告子外義賊民禍世酷於申韓

凝是精粗之體

道體之精者存乎中和敬順位育參贊之微惟致禮致樂乃能凝之於性命之中道體之粗者見於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迹惟禮具樂行乃能凝之於事爲之際故大人舉禮樂然後人紀有節而天地將爲昭也

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

語謂樂之倫理皆禮義所寓可講議也道古謂古聖

王之功德事行於是可稱述也

玃雜子女不知父子

自周以前雖桀紂之亂未聞有女樂以昭德象功無緣使女婦參其間也自鄭衛之風作則所歌者本男女淫辟之事此女樂所由興也自是見於經傳者齊人歸女樂鄭賂晉以女樂二八屈原九歌姱女倡兮容與倡女玃雜則必有父子聚麀而不自知者矣孔子論為邦首放鄭聲不使接於耳目也

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

自春秋以前經傳所載民之死於兵革者甚少即困於饑饉者亦小且希以先王之政教未盡亡而民鮮悖德也自戰國秦漢以後兵戈屠戮饑饉連延民之死者動數十百萬亂之生也動數百年以民多無德也而民之無德由於政教之不行政教之不行由於君心之多欲故文侯問樂而子夏言五穀之昌疾疢妖祥之息皆由於民之有德使文侯能職思其由則

自知溺音之不可好矣其曰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正爲此也

克明克類

克類者明之極也謂能盡其義類也世有明於此事而不明於彼事者不能盡其義類故也傳曰勤施無私曰類惟能盡事物之義類乃能勤施無私

克順克比

克順不逆於民心也克比使民皆親比於上也或曰

克順能使民從上之教也克比能使民自相親比也

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

辟喬志

據此則宋自有風而所傳惟頌豈諸侯於魯宋觀禮

故其君臣不肯以怨刺之風謠達於周大師而惟好

溺音者傳其曲調與衛與齊之詩不獨淫於色且逆

於倫其文顯著故兼舉其趨數傲辟以為戒而總之

曰淫於色而害於德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

文侯已自言好鄭衛之音故正告之使知臣且為之以蠱其心民且從之以敗其俗一國若狂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引詩而易牖為誘謂不宜誘民於淫辟也

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獨以六者為德音之音以其為古帝王始作之樂器而鄭衛之音無所用此也後言鐘磬絲竹鼔鞞而不

及土木二音者以二音質樸不能感人心而使有所思也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

周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故曰讙以立動動以進衆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卜子在聖門不過文學之科曾子且罪以不能推崇夫子之道然觀其對文侯則春秋中國僑羊舌肸無

此語言氣象也文侯自言聽古樂則惟恐卧而正告以古樂和正以廣文武具備可以修身及家均平天下受祉於上帝施及於子孫文侯自言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而正告以是謂溺音推其害至于父子聚麀人紀無存臣民殉欲國維盡喪故為人君者不可不謹其好惡言德音所由興則推本於天地之順四時之當五穀之昌疾疢妖祥之不作而皆由於民之有德言聽音之有所合則示以欲正朝廷不可無志

義之臣欲保衆庶不可無畜聚之臣四方有事不可無立武進衆之臣封疆有故不可無守死捍患之臣使人君而少知義理必當怵然為戒慎德求賢日夜勞來其民之不暇而暇為溺音之好乎此與孟子好貨好色之對異道而同歸皆引君當道志仁之義也管夷吾自溺於三歸故任其君好内以蓄禍曾西羞與為伍豈虚語哉　所思者五臣而立武進衆死封疆居其三以春秋之末列國分爭魏初立國偪介强

鄰所最急者莫如武守故導之以所明也人非財不聚故思畜聚之臣然非有志義之臣則上無以正君德下無以為民依即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義也金石匏竹非修禮合樂無所用之琴瑟則無時而不在御人君能時思志義之臣則放心邪氣不覺其日消矣無信則兵食雖足而民不能立臣無志義則府庫之財亦不可託而況封疆之守三軍之命哉聖賢之言本末該貫根極義理而未嘗不切

於時勢孰謂其迂濶哉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

舊說以貪商為義則必樂章之辭意有近焉而後解者妄傳之大武之樂章具見周頌與春秋傳所稱無是也盖淫者過也商者殺伐之聲祭祀不用大司樂用宮角徵羽而無商朱子謂無商調非無商聲而舞大武之時樂音之應詩歌者或過而入於商聲商調必有司失其傳授耳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賈言戒備之久既已聞命而又發問則所疑乃六成復綴之後遲之又久而後退也蓋至二成滅商之事已畢三成以下則歸而敷政施教之事故孔子歷序至豐以後諸大政而曰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其遲之又久正以俟周道之達且通也安得仍以舞者未出以前戒備之久為義乎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如謂武王伐紂待諸侯之至則不宜倒序於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之下按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丁未祀於周廟來相祀者不過邦甸侯衛至大誥武成然後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則必六成而南又久立於綴象既告武成而待庶邦冢君之至也蓋南國是疆必待諸侯皆至而後制可定周召分陜必待諸侯皆至而後事可命祀乎明堂朝覲耕耤大射養老必待諸侯皆至而後可使之觀禮事之實

言之序本自顯明無可疑者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行商容者使西歸於周也使箕子行之者以類相招

而不敢廹也

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

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以理之不可易者施諸事爲

是以莫不承應即下記所云舉而措諸天下者是也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

凡禮之行皆是逐節自收斂故曰主其減樂則動盪而出故曰主其盈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禮之行也少者賤者必深自抑下老者貴者亦致其嚴恭葢主於減也然抑下而無不展之儀嚴恭而有必要之節禮之減而進也由是卑者志事必達尊者德譽愈光禮之得其報也禮以進爲文易見而樂以反爲文難明葢物相雜曰文色相間曰文五聲之大

小相成八音之作止遞代人聲之欲往而留舞節之奮疾不拔皆樂之以反為文也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

文謂樂章也兩漢郊廟樂章音節近古而意義無可推尋魏晉以下益不足觀惟二南之風二雅之正商周之頌其所以修身及家均平天下者古聖昔賢稱引詠嘆老師宿儒詁釋闡明二千餘年其藴終不能盡是之謂足論而不息也輯此記者漢儒也智不足

以及此必七十子所傳述也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

一者中聲也審得中聲乃可以定其和物者事也樂必比附於郊廟射鄉食饗之事而因以飾其節也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人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既不能免非以正聲雅樂達天地之命存中和之紀則必爲姦聲溺音之所誘而入於邪辟矣

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

雅頌正始之風性與之宜者皆曰静葢樂由中出者本静故歌者非静不能直已以畜其德而合德音之致也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肆直者質本能斷以慈愛或有所牽明乎商則能以

勇決之溫良者質本能讓以能斷或有所執明乎齊
則能以義裁之
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
辰理焉萬物育焉
必洗濯其心內無不直然後歌咏以陳古人之德則
動於己而天地萬物無不應也　孔子習琴操則見
文王使他人習之自不能見故非直己不能陳德也

禮記析疑卷二十

禮記析疑卷二十一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雜記上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

朱軾曰帷上接於輤如裳續衣故曰裳帷喪大記素錦褚加帷荒荒即輤褚即屋也

至於廟門不毁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於大夫言載以輲車而後入及階說車而後舉以升此曰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則在路即用輴車而因以殯明矣疏在路自天子至士皆用蜃車乃以意測遂師及既夕禮而誤辨見周官觀顔柳以廢輴設撥為竊禮則諸侯在路用輴禮也

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舉屋與裳帷之用席明輤及裧皆用布與大夫同也

猶於大夫曰以布為輤明備裧與裳帷與諸侯同但

布無染色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注謂惟大夫三年無歸似未安如三年中父母有疾豈能不歸但當比類於君與父母同時而喪或先或後之禮旦晝歸視而返宿於公館耳若無變事則士亦不宜無故而歸曰公館則不在殯宮殯宮之門外嗣君廬焉子姓衆主人廬於東西序豈能更容卿大

夫士及邑宰其制宜於都宫之内别為一館前後區分各有室房庭階而界以中門卿大夫朝士廬於中門之内邑宰次於中門之外又其外有門塾以為有司供事之所朝奠則皆會於殯宫禮畢公卿大夫士各返内朝平時治事所次舍以治官中之事邑宰則適外朝羣士聽獄訟之所各居其次俾吏民之有復逆者造焉夕哭皆歸於公館喪次以序其業雖國恤禮亡循數以推非此不足以展禮命事也古者大國

四封不過五百里都邑四面分布遠者信宿可至有司庶民有復白則就焉故邑宰既練而歸政事不廢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

此數條自宋以後儒者莫不知其悖而未有悟其為

莽歆所增竄者葢莽以居攝為其母功顯君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不主其喪故歆竄此說以示士大夫相去一間耳而子為大夫於父母之為士者服即有降子為大夫其父母之為士者即不敢主其喪況居攝踐阼與尊者為體尚可重服為母喪主乎歆與博士議攝皇帝秦漢大宗與尊者為體不得服私親又於儀禮喪服傳竄尊同則不降之文凡喪服中可牽合者無不變亂葢莽以侍大將軍鳳疾盡心竭力過於父母用此得其歡心而深言

以託於太后故謂周人以貴貴尊親親雖同等及卑幼者尊同則不降况世父位極人臣在日月之際乎其餘所增竄害義傷教之禮莫不與此意更相表裏互相發明蓋多端以惑亂學者之耳目心志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周官卜師簭人外别有占人占者服吉非爲其尊於有司也方其卜筮所以致生者之志而决其疑故用

吉凶相半之服及卜筮已定而占之則求吉以安先靈故不可以凶服耳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哭踊二字當在既薦馬下　朱軾曰薦馬者三字疑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周官三公六卿之喪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二官之攷也大宗人禮官之正小宗人禮官之師安

得相大夫之子蓋都宗人家宗人假此名號以蒞事

亦如大射之司馬正司馬師耳大射禮公卿自爲耦於堂上豈得執有司之事司馬正獻服不司馬馬師獻隸僕人巾車獲者則其位當卑於膳宰故知假號名以蒞事也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朱軾曰婦人衣不單取陰成於偶也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

朱軾曰下大夫之襢衣得兼士之褖則內子鞠衣得兼襢褖而褒衣在三服之上可知矣夫人不言褒衣

即有賜不過揄狄也　世婦命於獻繭然後有鞠衣其未受鞠衣者則惟用始命之褒衣故並舉之古者春官世婦乃卿士大夫之妻列職於內宮故有從夫人而獻繭者其餘外命婦則內史以爵等冊命君不親命也故曰惟世婦命於獻繭主命內世婦也而外命婦間得與焉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

此亦莽歆所竄不過欲示爵等少異禮法之限隔如此其嚴以旁證莽之悖行皆本於先王之舊典耳獨不思祔者告以新主當入此廟也若祔之後别祭而不入此廟又焉用祔若入此廟則遷從祖而以其廟祀從孫乎設從祖爲士者一人而從孫衆多將並入此一人之廟乎此人之孫宜祔於祖者又將焉祔至無兄弟則從其昭穆是祔於高祖之兄弟而亂五世則遷之宗法也若高祖又無兄弟則將不附於廟乎

大夫尚不得有高祖之廟況士乎凡袁周懸禮創始者必有所為不宜無故而強人以悖天經亂人紀決不能行之事葢非恭不能設此心非歆不忍為此語也

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

無妃謂殤而立後者

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妾母不世祭而高祖之妾尚著位於廟不經甚矣

公子附於公子

公子則必有凡弟一人為宗主者其餘羣公子死者其子自當別立廟而祭之以為小宗不應祔於祖之凡弟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未免喪豈得與朝會而與諸侯並列待猶君謂國之臣民耳　春秋時諸侯在喪而列會者乃亂世之事典禮不應及此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麻同則兼服之謂卒哭後也練後首絰既除服大功

麻絰要亦服大功麻帶閒傳所謂重麻也練則葛絰

已除陳氏集說仍言易葛絰誤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

於正室

此亦衰周俗禮也妾毋不世祭無列於廟何祔之有

其身爲主者或妾子有德位而尊者來弔不敢使其
子拜賓與　獨言練祥者以有獻賓設薦之禮疑主
喪者宜親之若虞祭無獻賓禮則其子主無疑矣練
祥有賓而子可主助祭之賓卑非弔賓比也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
黨服
徒從惟妾於女君服其黨所以篤恩義化疾妒也攝
女君則禮異又所以勸賢德也且攝女君則賓祭之

事皆屬焉以徒從之服而廢其事則輕重之倫失矣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明雖父歿母存亦不敢稽顙也既以父母在不稽顙不應重贈物而廢禮稽顙者三字疑衍古人輕財重禮贈物不得例於大夫弔雖緦必稽顙也其贈也拜緦承上五句言弔者贈者皆以拜答之而不稽顙也遣車視牢具疏布精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注遣奠之饌無黍稷以死者不食糧非也死者不食糧又能食牲體乎詩以峙其粻式遄其行楚辭精瓊靡以為粻皆以備行路之用則粻必黍稷之既熟而可食者朝夕之奠惟脯醢以黍稷具於下室之饋也遣奠不載粻以入藏之黍稷實於筲也飯用米則入藏之黍稷必以生者故用筲而不用敦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按士喪禮筲三黍稷麥甕三醯醢屑則明器固不虛

也豈在禮雖實不滿器又各依其命數以為差而不

若生時之備物與

端衰喪服皆無等

戴記言喪服精粗製作之法周官辨貴賤冠服之等無微不悉未有言衰裳之異者觀此記則前言大夫為其父母兄弟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為棼歒所增竄益明矣葢忘篇中有此語也非然則一人所記一篇之中而自相謬戾至此哉

委武玄縞而后緌

朱軾曰武玄冠縞武武縞冠玄武雖微凶猶得有緌

陸氏之說是也然以委為委貌則非委貌士祭服大夫士朝服也而與子姓不盡之服同論可乎委即武

當從鄭注

重既虞而埋之

尸柩尚在肂而刊木置銘以依神故命曰重虞則更立桑主故埋之

主孤西面

主孤不言所立以下文主人升堂則知此時立於阼階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黄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客使乃陳乘黄大路者卑賤不敢與主孤為禮故自下而由路之西也客使下則主人有司已受之可知

不言者上介將命委圭宰舉以東則其餘不必言也

特言客使者見陳車馬乃客之僕從非羣介也　當

上介執圭將命時客使由西路而下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

執紼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

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

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

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

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臨者入門右介立其左由入者言右東也左西也客立於門西介立于門左由內言之左東也　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臨哭之禮介在公私之間哭以致其慇勤

私也而辭曰寡君不得承事使一介老相執紼則公也故曰介在公私之間故始由闑東固辭而後由闑西也　上客之始弔也介西上而臨則東上何也弔之後羣介以次而將含襚賵事故與上客比次而以西為上臨則升哭者惟上客羣介不與焉故東上而遠於上客以示無事於臨哭也

禮記析疑卷二十一